

# 「同文東亞」現實背後在省思

## ——董炳月談近代中日的漢字互動



眾所周知，日語中有很多漢字，足見中日文化交融之深。一衣帶水的兩國是目前僅有的兩個真正意義上使用漢字的國家。近代西方新思想傳入亞洲至今，中日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不久前，應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邀請，中國社科院文學系教授董炳月專程來港，參加「思考亞洲一體化」系列學術講座活動，並在城大發表了題為《同文東亞的幻想與現實》的學術演說，介紹近代中日兩國的漢字互動。背後的時代反思，回味無窮。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日語中有不少漢字，不僅表明日本受中國文化的薰陶，其實更表明其對中國現代漢語的影響。因為今日內地的現代漢語中，不少詞彙來自日語。董炳月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西方詞彙的翻譯導致了大量漢字新詞的出現。這一過程就是漢字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接軌的實踐過程。而日本在這一進程中獲得了對於漢字詞彙的主動權，中日兩國實現了有效的互動，建立了集語言、思想、文化於一體的現代漢字文化。這是值得國人深思的文化現象。



### 同文，奠基於漢字文化

作為內地研究中日學術交流史的權威，董炳月說，所謂的「同文」是指中國人和日本人共用的漢字；所謂「同文東亞」，就是基於漢字共用而形成的文字共同體，主要也是指中日兩國。

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開始進入中日兩國。在巨大的國家生存危機之下，學習西方成為一種時代印刻下的國家使命。因此，拋棄傳統、走向西化成為當時中日兩國思想界甚至政界一些人的共同價值。這其中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徹底廢除漢字，實現文字的拼音化或字母化。

在日本，提出「脫亞入歐」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主張剔除日語中的漢字，代之以羅馬拼音字母；在中國，包括魯迅在內的人也主張廢除漢字。這種「漢字否定」思潮，跨越中日兩國，因為他們認為漢字複雜、量大、難以學習和普及，是走向現代化的障礙。可見，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當時的中日兩國，都出現了文化焦慮感。

董炳月說，「漢字否定」思潮最終在中日兩國都失敗了。因為文字作為一種文化，同樣具有歷史性與現實性；改變約定俗成之物需要漫長的過程，或者說是不可能的。其次，「漢字否定」流於庸俗的文化決定論、進化論，過度地把國家的衰落原因歸結為漢字。其實文字對一個社會進步與否的影響沒有那麼大。並非所有使用表音文字的國家都進步、強大。因此，無論日本主張日語完全假名化也好，中國主張漢字拼音化也罷，漢字終究在中日兩國都無法被否定。

### 講座現場

在當時的清國面前，從而也以漢字為媒介，形成了相對近代中國的文化優勢和主動。日語藉詞的進入便是例證。

在現代漢語中，不少詞彙是日語藉詞——即，由日語進入漢語。這恰恰就是兩國同處一個文字圈的事實證明。例如，我們耳熟能詳的「自由」一詞，便是對英語單詞liberty的日語現代翻譯。當時，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嚴復，從古漢語的視角出發，曾將liberty翻譯為「群己權界」，雖然形象，但卻不如「自由」一詞來得簡約明了通俗。

董炳月說，日本的「新詞洪水」幾乎是在氾濫之初就湧入中國，規模大、難以迴避，因為現代漢語中自日語借用的詞彙並非全部是名詞，也有動詞、形容詞——如「促進」、「浪漫」、「革命」、「教育」、「演出」等。董炳月指出，中國學者，曾經以不同的標準對中國現代漢語中的日語藉詞數量進行統計，從四百到近千各不相同。但可以確定的是，今日中國人張口說話，便無法離開此類日語藉詞——「宗教」、「民主」、「哲學」、「警察」、「會談」、「文學」、「手續」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面對日語新詞彙大量進入中國漢語使用領域的情形，一些中國士大夫從民族大義的角度出發，認為「只要是日本人創造的詞彙，就不該使用」。董炳月說，這種強烈的「抵制日語漢字新詞彙」的意識，體現較為突出的就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張之洞。他曾經要求禁止使用「日本新名詞」。但是隨即發現一個巨大的尷尬——「名詞」，也是來自日語的詞彙，故而改稱「日本土話」。名詞也好，土話也罷，張之洞「抵制日貨」的失敗，證明日語新詞彙對漢語的影響已經相當之大。

### 量詞彙來自日本，數不勝數。

董炳月指出，「同文」在近現代中日兩國之間是個多意詞，是對兩國共用漢字這一基本事實的描述，是一種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一種文化認同感的表達。所以才有「東亞同文會」、「同文書院」這種促進兩國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機構出現。現代漢語中的「新名詞」出現在近代日本、大量日語藉詞進入中國，表明在現代社會中，漢字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日兩國共用漢字詞彙的現狀，表明兩國作為漢字共同體依然是一個事實。

尤為值得國人深思的一點是，董炳月認為中日兩國的「同文」，是在共通的話語體系中展開各自的話語行為——在古代，日本相對於漢字來說，是被動的，那麼對於現代漢語來說，日本有了更多的主動權。因為日本以創製新詞彙的方式參與了現代漢語的創造。故而，「同文東亞」將在某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

的確，古代日本仰慕中國的強大，派出大量遣唐使來到中國。那時面對日本，中國具有明顯的文化優勢和高度。邁入近代，晚清中國也曾努力過，與日本一樣，學習西方列強——設立京師同文館，翻譯和介紹外來新思想，派出留學生，培訓新人才。

但是在這一文化競賽中，清國沒有佔上風。中國翻譯出的「計學」、「群學」、「玄學」，今天在中國幾乎已不再使用；相反，現代中國人接受了以日本翻譯的「經濟學」代替「計學」；以日本翻譯的「社會學」更換「群學」；以日本翻譯的「形而上學」取代「玄學」；我們也不再用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用日本翻譯的「進化論」。可見，失敗的，不僅是甲午那一戰。

我們固然可以「自豪」地說，茶道、太鼓、漢字，都是中國傳入日本的。但是從遣唐使、鑿真東渡演變為留學東洋，令人慨嘆無限。透過改革維新，近代日本以漢字為媒介，獲得了晚清以來相對中國的文化優勢。這背後的原因值得深入自省和細究。董炳月指出，近代中國和明治日本曾經共有一個思想源頭，共有相同的價值觀：差異只在於一個獲得了成功，一個沒有。

城大學生向董炳月提問

### 張之洞「抵制日貨」的失敗

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時代大變革中，漢字不僅沒有被最終剔除，反而在介紹和引進西方先進思想中獲得了新生。日本在文明開化的進程中，走

### 兩國同處漢字共同體的省思

放眼今日中國所使用的現代漢語，人文社科領域的用語，甚至到一般生活層面的語言，大



日語書籍中，漢字無處不在

# 畫中詩，詩中畫

## 中國音畫巨作——《清明上河圖》音樂會

榮獲第三屆中國國際音像博覽會特別金獎的《清明上河圖》是一場獲得多方認同的中國音畫交響音樂會，具有別具一格的鮮明中國特色，今次具有五十多年歷史的吉林交響樂團將於12月16、17、18日在香港演藝學院大劇院連演三場，為香港的聽眾帶來美妙的視聽享受。

### 千年名畫能看也能聽

著名民族音樂作曲家史志有在黃河兩岸曾採集民俗民風長達二十年之久，收集了很多的素材，歷時五年，幾經修改，運用獨特的音樂解讀方式，才創作出《清明上河圖》組曲這樣高雅而不脫俗的音樂章。《清明上河圖》是以北宋畫家張擇端所作的歷史名畫《清明上河圖》為題材，創作的一部中國音畫。組曲以中原音樂素材為基礎，融合豫劇、曲劇、越調、民歌、四平調傳統音樂的



吉林交響樂團在維也納金色大廳音樂會

精華元素，在突出民族旋律的同時，也加進了西方交響樂的元素，襯托出古都盛世的宏偉壯麗，將《清明上河圖》的意境轉化為音樂語言。用十八首色彩不同、風情各異的樂曲來完成對《清明上河圖》這一偉大畫作的音樂呈現。奏樂的同時，還加入了女聲歌唱的元素，極大地豐富了音樂的表現力。商隊趕集、集市驚馬、汴河兩岸……歷史畫卷的局部和細節被形象和放大，在欣賞旋律的同時，會有《清明上河圖》畫卷在眼前次第展開之感。

整部交響樂以中華民族器樂和聲樂講述了一幅北宋都城的繁華盛景和輝煌故事。淡雅的畫卷中，絃管悠悠汴河岸，鼓鑼驚豔天地間，那永不褪色的風華蓋世的古都盛景，留給世人無盡的遐思和震撼。九百年後，國寶級傳世奇畫《清明上河圖》註定再現世間，以令人驚豔的方式——中華民族交響音畫，再現磅



宋飛

### 二胡皇后聲「繪」北宋

本次演出還特意邀請了在業界享有「二胡皇后」、「胡琴皇后」，甚至「民樂皇后」美譽的著名演奏家宋飛領銜演奏，她將在被譽為「國寶級音樂大典」的中國音畫巨作——《清明上河圖》領引胡琴家族的二胡、墜胡、高胡、中胡、板胡、二弦、京胡、低音胡



吉林樂團演奏《清明上河圖》

等，在出神入化的飛弓走弦間，將「馬嘶、流水，甚至人物的對話和步伐」表現得惟妙惟肖。在《清明上河圖》音樂中，以「田園春色」、「窗內思鄉」為代表的幾首曲目，宋飛用堪稱「精緻」的二胡演繹，把內在的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貴婦花轎」則使用了爽朗明快的墜胡，指法上華麗的滑音、裝飾音、潤腔等多種技巧將聽者帶入畫中，彷彿親臨距今千年的汴京，賞北宋風情、民生百態。

文字整理：張夢薇